

城里人与乡下人

Chengren Yu Chongxian Ren



等著

毕淑敏

刀下留人 紫色人形
父亲的泪 桃花朵朵开
师生情 风筝王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里人与乡下人 / 毕淑敏等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

(超人气现代名家小小说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6580 - 9

I . ①城… II . ①毕… III .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3080 号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 本：720 × 1010 1/16 开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7.75

定 价：2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言

小小说已蓬勃发展近30年，对其存在的理由，应该无人置喙了。不仅如此，它还以事实证明：它有自身的字数限定、结构特征和审美态势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而且参与写作的人成千上万，遍布社会各界；它有发行几十万册的核心刊物，有稳定的数以千万计的读者群体，影响了至少两代人的阅读时尚；它的精选本重复印印刷，上百篇计的小小说广为流传，被选入各种大、中专教材或译至国外。这种类乎全民参与的阅读、写作现象，我称之为“平民艺术”，是一种复苏的原始性的民间文学情结。

小小说文体究竟能走多远？或许要取决于两个必要的生存条件：一是小小说能否不断有经典性作品问世，以此来锻造和保证它独具艺术魅力的品质；二是在从者甚众的写作者中，能否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代表性作家，来承担引领队伍成长进步的责任。

作家是作品的首要生产力，当那些像蝌蚪一样的文字在纸上或显示屏上跳动游移时，因为作家的素养和境界不同，所以便组合出了异样的文章质地。在庞大的业余的小小说创作队伍中，尽管昙花一现者有之，浅尝辄止者有之，见异思迁者有之，心有余而力不足者有之，但这支前赴后继、持之以恒的群体却从未涣散过、颓废过，浪淘尽，风雨后，毕竟形成了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当然，由于众多因素的制约，在成千上万的小小说写作者中，谁想问鼎一流作家的桂冠，实非易事。一是要有数十年的辛勤笔耕，以批量生产式的积累，持续抢夺大众阅读的眼球；二是还要在写作中，具备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以深度写作的姿态，锻造经典品质，经得起业界话语权的审视乃至挑剔。尽管如此，依然有凤毛麟角者脱颖而出，在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同时，在小小说创作领域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诸如小说名家王蒙、冯骥才、林斤澜、黄建国、孙春平、聂鑫森以及小小说“专业户”许行、孙方友、王奎山、侯德云、刘国芳、谢志强、沈祖连、陈毓、刘建超、蔡楠、邓洪卫、宗利华、刘黎莹、于德北、陈永林、申平、魏永贵、非鱼、周波等“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得者实至名归，使他们毫无争议地跻身于“标志性作家”之列。

曾经有人问我，作为编者，你推选优秀小小说作品的标准是什么。我回答：是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综合体现。所谓思想内涵，是指作者赋予作品的“立意”，它反映着作者提出（观察）问题的角度、深度和批判意识，深刻或者平庸，一眼可判高下。艺术品位，是指作品在塑造人物性格，设置故事情节，营造特定环境中，通过语言、文采、技巧的有效使用，所折射出来的创意、情怀和境界。而智慧含量，则属于精密判断后的“临门一脚”，是简洁明晰的“临床一刀”，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和质量，见此一斑。成名的小小说作家是靠好作品来诠释自己的艺术生命力的。一个缺乏创作高度的写作者，不可能在文学史上或公众认可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近30年来，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年写出数以万计的小小说篇什，催生了当今文坛佳话，然而以“经典化”的标准来衡量，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被冠以“作家”称号，因为他们幸运地写出了具有标高性质的“代表性作品”。而正是这一茬茬次第涌现的优秀作家，一篇篇脍炙人口的精品佳构，书写出中国小小说的编年史，忠实记录着小小说新文体的倡导者、编者、作者和读者风雨兼程的跋涉履痕以及荣誉和梦想。

2010年3月，小小说文体正式纳入国家级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范畴，这代表了“官方”和“体制”对一种新兴文体的认同和肯定。《超人气现代名家小小说》就是在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下推出的一套小小说丛书，它遴选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创作内容、不同艺术风格的120位小小说作家的1000余篇佳作，是近30年来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小小说作家作品的一个“缩影”，一片“天地”，一扇“窗口”，相信会给喜爱小小说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们带来一份清新且不失厚重、休闲又愉悦身心的阅读感受。当然，由于编者视野所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幸好市场上各门各类的小小说选本琳琅满目，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我们愿与广大倡导和扶持小小说的同道一起，为小小说文体的繁荣发展推波助澜，将我们一直坚持固守的小小说事业推向深远。

是为序。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小小说选刊》主编
《百花园》主编



CONTENTS

毕淑敏

- 城里人与乡下人 / 2
紫色人形 / 4
走过来 / 6
魔术师的铁钉 / 7
盲人看 / 8

- 曼德拉的铅笔 / 10
进当铺的男孩 / 12
格布上的花 / 14
翻浆的心 / 15
儿子的创意 / 18

王金山

- 偶 然 / 22
扶贫经历 / 24
别 情 / 26
老 大 / 28
打野猪 / 30

- 公鸡进城 / 32
羽绒服 / 33
助人为乐的王舜 / 35
棉 窝 / 37
布袋子 / 39

邢洪卫

- 同 学 / 42
邹 氏 / 44
疯 子 / 46
胡车儿 / 49
绳 索 / 52

- 父亲的泪 / 54
我们的爱情 / 57
初 恋 / 59
两只羊 / 62
离婚女人 / 64



谢友邻

- 边地老人 / 68
残 页 / 69
车站鹰雕 / 71
这条河也留不住你吗 / 73
乡下赖子 / 76

- 牛跑疯 / 78
马背上的英雄 / 80
浪 山 / 81
可乐的食客 / 84
边地上学记 / 86

申永霞

- 都市女子 / 90
爱一回周杰伦 / 92
弧状人生 / 94
武侠梦 / 96
上海正午 / 99

- 长柳河 / 102
毛珊的笑与泪 / 104
爱 情 / 107
生活的意外 / 108
让我们欢笑吧 / 111

高海涛

- 树叶绿的时候下了场雪 / 116
1991年3月25日 / 118
风儿来过我饭桌 / 120
穿越侏罗纪 / 122
我的学画生涯 / 124

- 潜意识里的军人 / 126
以声相许 / 129
薰衣草 / 131
森林里的陶笛 / 133
自然保护区里的女孩 / 135

目 | 录
CONTENTS

王培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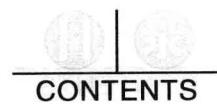
一碗泉 / 138	长吻的魔力 / 147
寒冬里的夏天 / 139	报 复 / 149
战友啊战友 / 141	逆向思维的人 / 151
在一起 / 143	师生情 / 153
军 礼 / 145	股民白小来 / 155

白旭初

农民父亲 / 160	克隆一个慧 / 170
女儿长大了 / 161	森领导 / 172
寻常故事 / 164	垃圾山 / 174
防盗网 / 166	小保姆 / 176
夫妻舞伴 / 168	老 林 / 178

青 铜

刀下留人 / 182	风筝王 / 193
张大嘴 / 184	老杆子 / 195
刘一刀 / 186	左二老爷 / 198
丁小麻子 / 188	虎骨扳指儿 / 200
风筝劫 / 190	李西凉 / 203



朱 宏

- 张铁板年谱 / 208
改造我们的器官 / 210
追星的女孩 / 212
掌旗手 / 214
情绪优化大师 / 216

- 关于一次出行计划的研讨 / 218
E 时代馒头 / 220
房子 / 221
董事生涯 / 223
小米的爱情萌芽 / 225

宋以桂

- 偷 食 / 230
喝 酒 / 232
消 失 / 234
兰花指 / 237
女教师 / 239

- 旗 袍 / 241
蛇 / 244
沈玉生 / 246
偷 杏 / 249
哑 巴 / 251

杜秋平

- 流泪的奖状 / 256
抉 择 / 258
母亲的医院 / 260
没有初恋的大学 / 262
新衣裳 旧衣裳 / 264

- 李老师的全家福 / 266
缓 冲 / 268
价 值 / 270
桃花朵朵开 / 273

毕淑敏

毕淑敏，中国当代作家，曾获庄重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主要作品有《毕淑敏文集》八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中短篇小说集《女人之约》，散文集《婚姻鞋》等。

最近几个月来，吃过最美味的一餐饭，是在乡间的小山村。正午时，背靠着池塘，秫秸搭成的简易凉棚下，主人端上自家种的玉米和土豆，还有刚刚从水中打捞起的半尺长的鱼，在炭火上烤熟。

那鱼被从中间剖开，平铺在喑哑的火焰上，一条好像变成了两条。浑身披挂盐霜，硬而微黄，好似生了薄锈的盔甲。吃到嘴里，鱼刺和鱼肉都是干脆而火爆的，咯吱吱，似嚼着一袭土色的蓑衣。

我问主人，用了什么调料呢？

老大爷嘬着旱烟嘴，含混地回答，盐。

盐是不消说的，看得见，而且，无所不在的咸。我说，还有呢？

主人吐出一口烟雾，清晰地答，没有了。

我不相信地反问：没有花椒大料？没有豆豉辣椒？没有蚝油香叶？没有……

主人打断我，你说的那些，都没有。光是盐。

我说，今天才知道，盐是这样好吃啊。

主人就笑了，说，你这个人啊，整差了。盐并不好吃，好吃的是我们给自己预备的这些个物产。乾隆年间老辈子怎么着种，咱现在还是怎么着种。

我反驳道，乾隆年间老辈子好像没有这种甜糯玉米。

老人笑笑说，你这个人还好较真。种子是没这会儿的好，我说的是种法。我们给自己吃的东西，用的是土法，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更没有激素。

说到这里，他沧桑的脸上露出一点点不怀好意的浅笑，说，有件事，我一直整不明白，总想找个不见怪不爱生气的城里人打听打听。

我说，您打听吧，我不见怪，也不生气。

老人家清了清嗓子，以表明他将要询问的题目是多么不同寻常。在咽下

了几大口唾沫之后，他说，我们在庄稼和菜叶上，用了那么多化肥和农药，眼看着活蹦乱跳的虫子眨眼间就噗啦啦死了一地，可你们城里人一年到头吃的就是这种粮食和菜，怎么到如今还没有被药死呢？

他原本就有地方口音，因为踌躇，加之不好意思，让方言味变得更加浓厚。“药死”这个词，在他的发音里，被说成“约死”。

我听懂了他的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第一个反应是为自己吞下那么多的农药和化肥加激素却“约而不死”，依然活蹦乱跳地大吃东西而深感惭愧。仿佛某人喝了一肚子污水，咽下含有痢疾杆菌的腐肉，还若无其事，近乎妖精。

我说，抱歉啊，我也不知道自己至今为什么还没有被“约死”……

在一旁偷听我们对话的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解了我的围。

他说，早年间，有一个广告，唱的是：“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记得吗？

记得记得！我们说。

小伙子接着讲：人就像害虫。打了农药，有些人生了癌症等恶病死了，有的就产生了抗药性，不死。你们这些不死的人，就像活下来的害虫，有了抗体，反倒更坚强了。

周围的人偷听到我们的话，七嘴八舌道：是啊，是这样。你看蟑螂，你看老鼠，不是一直被各种药饵毒杀吗？绝了吗？没有！越杀越多。城里人也跟它们似的，毒不死的。

我拿捏不准自己作为城里人的一员，在农药和化肥的围攻浸淫中，至今活着，是该自豪还是该悲哀呢？

我们从来不吃给城里人准备的东西。我们把给自己吃的东西和卖给城里人的东西，分成两个地块，绝不掺和。今天给你们吃的，就是平日留给俺们自己吃的东西。老人家非常热情地说。

我望着他善良而沧桑的脸，不由自主地点头。我搞不清这点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对他好客的褒奖感激？还是拿不准自己如果是农人，也会加入“看人下菜碟”的大军？抑或听天由命的深刻无助？

惘然。

泾渭分明地把种粮的人和吃粮的人齐刷刷分开，给自己留下清洁的食品，然后用慢性毒药去“约”他人，这是生存的智慧还是蓄意的谋杀？

我不敢生出责备老人的意思，倘若自己是农人，很可能也这样做。面对现今中国的普遍现象，无奈，只得寄希望于能变成杀不死的青虫。

前两天看报纸，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62%以上。可否这样说，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吃的食品，其实是那少部分人不喜欢吃、不屑于吃、也不敢吃的。

想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曾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信条。现今在“吃”这个天大的问题上，怎么美德尽失？

分手的时候，老人很开心地告诉我们，他的一双孙儿女，都考上了大学，以后也要成为城里人了。

那时我在乡下医院当化验员。一天到仓库去，想领一块新油布。

管仓库的老大妈，把犄角旮旯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对我说，你要的那种油布多年没人用了，库里已无存货。

我失望地往外走着，突然在旧物品当中，发现了一块油布。它折叠得四方方，从翘起的边缘处，可以看到一角豆青色的布面。

我惊喜地说，这块油布正合适，就给我吧。

老大妈毫不迟疑地说，那可不行。

我说，是不是有人在我之前就预订了它？

她好像陷入了回忆，有些恍惚地说，那倒也不是……我没想到你把它给翻出来了……当时我把它刷了，很难刷净……

我打断她的话，就是有人用过也不要紧，反正我是用它铺工作台，只要

油布没有窟窿就行。

她说，小姑娘你不要急，要是你听完了我给你讲的关于这块油布的故事，你还要用它去铺桌子，我就把它送给你——

“我那时和你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在病房当护士，人人都夸我态度好技术高。有一天，来了两个重度烧伤的病人，一男一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准确地说是新婚夫妇。他们相好了许多年，吃了很多苦，好不容易才盼到大喜的日子。没想到婚礼的当夜，一个恶人点燃了他家的房檐。火光熊熊啊，把他们俩都烧得像焦炭一样。我被派去护理他们。一间病房，两张病床，这边躺着男人，那边躺着女人。他们浑身漆黑，大量地渗液，好像血都被火焰烤成了水。医生只好将他们全身赤裸，抹上厚厚的紫草油，这是当时我们这儿治疗烧伤最好的办法。可体液还是不断地外渗，刚换上的床单几分钟就湿透。搬动他们焦黑的身子换床单，病人太痛苦了。医生不得不决定铺上油布。我不断地用棉花把油布上的紫色汁液吸走，尽量保持他们身下干燥。别的护士说，你可真倒霉，护理这样的病人，吃苦受累还是小事，他们在深夜呻吟起来，像从烟囱中发出哭泣，多恐怖！

“我说，他们紫黑色的身体，我已经看惯了，再说，他们从不呻吟。

“别人惊讶地说，这么危重的病情不呻吟，一定是他们的声带烧糊了。

“我气愤地反驳说，他们的声带仿佛被上帝吻过，一点都没有灼伤。

“别人不服，说既然不呻吟，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嗓子没伤？

“我说，他们唱歌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会唱我们听不懂的歌。

“有一天半夜，男人的身体渗液特别多，都快漂浮起来了。我给他换了一块新的油布，喏，就是你刚才看到的这块。无论我多么轻柔，他还是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呻吟。换完油布后，男人不做声了。女人叹息着问，他是不是昏过去了？我说，是的。女人也呻吟了一声说，我们的脖子硬得像水泥管，转不了头，虽然床离得这么近，我也看不见他什么时候睡着什么时候醒，为了怕对方难过，我们从不呻吟。现在，他呻吟了，说明我们就要死了。我很感谢您，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请你把我抱到他的床上，我要和他在一起。

“女人的声音真是极其好听，好像在天上吹响的笛子。

“我说，不行。病床那么窄，哪能睡下两个人？她微笑着说，我们都烧焦了，占不了那么大的地方。我轻轻地托起紫色的女人，她轻得像一片灰烬……”

老大妈说，我的故事讲完了，你要看看这块油布吗？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油布，仿佛鉴赏一枚巨大的纪念邮票。由于年代久远，布面微微有些粘连，但我还是完整地摊开了它。

在那块洁净的豆青色油布中央，有两个紧紧偎依在一起的淡紫色人形。

走过来

中学同学霓，从国外读心理学回来，说中国的女人多有心理疾病，比例大约在一半，表现为没有自己的意志，功利性太强。

我看着她，没反驳，给她留着面子。心里说，我看你先得了一种病，叫危言耸听。

她笑了。到底是学心理学的，把我给看透了。她说，你在腹诽我呢。不相信是不是？咱们做个试验。

她领我到一间大而空的教室，叫一些女人挨个走进来，让大家服从她的指令。我们一人一把椅子，坐在两个门口，好像电影院收门票的。第一个女人从我坐的这个门口走进，霓在对面说，请走过来。

这是一位老奶奶，每一根白发都像银针闪亮。她环视一无所有的房间，缓缓地说，这屋里什么都没有，走过去干什么呢？说着她就从进来的门出去了。

第二位是个中年妇女，很利落精干的模样。听了霓的要求后，她狐疑地看着对面的门，渐渐手足无措起来，好像暗处有无数眼睛在窥视她，接着喃喃自语，可怎么走呢？走过去以后还走回来吗？既然还得回来那就甭走过去

了。是不是？

霓顽强地保持沉默。至于我，根本就不知道这试验的机理，什么也说不出。中年妇女等了一会儿，也无声地退出了。

第三位进来的是年轻的小姐。她响亮地问道：是跑过去还是跳过去？抑或是模特步或者干脆就是舞蹈扭过去？她期待着我们的回答，但霓一声不吭。小姐悻悻地转身就从原路回了。

第四位是个幼小的女孩。霓又重新发出呼唤，请她走过去。

女孩毫不迟疑地走进来，弹性的脚步把地板踩得哒哒直响，然后看也不看霓，快活地从那个门跑出去，只把无缘无故的笑声留给我们。

霓对我说，喏，试验结束了，结果比我们设想的还要糟。只有四分之一合格率，就是那最小的女孩。

我打抱不平，说，你只讲走过来，并不说怎样走，走过去干什么，当然她们不肯走了。

霓说，每个人难道不会走吗？为什么还要别人告诉？一定要有看得见的利益才肯走吗？有时候，走就是一切啊！

霓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受试验的人是五个了，合格率当只有 20%。

魔术师的铁钉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魔术师，当记者问起他成功的秘诀时，他带着记者，来到他平日演出的剧场门口。记者以为他会走进富丽堂皇的大门，没想到他领着记者来到了马路对面的一个下水道口。

你躺在这里，试试你能看到些什么？魔术师很和气地说。

记者屈身躺在地上，他闻到了下水道发出的恶臭，他看到了香喷喷的饭店和华美的商场，还看到了无数的人腿在向着剧场走动，另外，还有一截儿突出的窗台……他边看边报告着。魔术师说，很好，你看得很全面。只是，

在窗台的水泥上，请你看得再仔细一点儿，你还可以有所发现。

在魔术师的一再提示下，记者看到了窗台的下方，有一行模糊的字迹。他拼命瞪大眼睛，才辨识出那是魔术师的名字。

魔术师说，很多年前，我是一个乡下来的孩子。冬天，我蜷着身子躺在这里。你知道，下水道口尽管恶臭，但比较暖和，从来不会结冰的。我看到了食品和衣物，但我身无分文。我还看到了无数的人到对面的剧场看演出。我萌生了一个梦想，有一天，我也要到这座辉煌的剧院里去，不是去看演出，是让别人去看我的演出。这样想了之后，我就从地上捡起一根铁钉，用冻僵的手指，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窗台上了……你问我为什么会成功，就这么简单。我用一根生锈的铁钉，把我的梦想刻在这里，每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来到这里。当我离开的时候，勇气就重新灌满了胸膛。

分手的时候，记者对魔术师说，能否让我看看您那神奇的铁钉？魔术师说，可以。说完，他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铁钉，说，喏，就是它了。铁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亲手刻下你的名字。

盲人看

每逢下学的时候，附近的那所小学，就有稠厚的人群，糊在铁门前，好似风暴前的蚁穴。那是家长等着接各自的孩童回家。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有个人，倚着毛白杨，悄无声地站着，从不张望校门口。直到有一个孩子飞快地跑过来，拉着他说，爸，咱们回家。他把左手交给孩子，右手拄起盲杖，一同横穿马路。

多年前，这盲人蹲在路边，用二胡奏很哀伤的曲调。他技艺不好，琴也质劣，音符断断续续地抽噎，叫人听了只想快快远离。他面前盛着碎钱的破罐头盒，永远看得到锈蚀的罐底。我偶尔放一点钱进去，也是堵着耳朵近前。

后来，他摆了一个小摊子，卖点手绢袜子什么的，生意很淡。一天晚上